

# 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

水浒

一百零八将

傅战备 编写

萧让  
裴宣

监造诸事头领之一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③①

# 监造诸事头领之一

傅战备 编写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**(京)新登字 209 号**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/张金方主编.——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6.12

ISBN 7-5402-0765-5

I. 水… II. 张… III. 故事-儿童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I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8946 号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涞水华艺印刷厂印刷

※ ※ ※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08 印张 2500 千字

1996 年 11 月第一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※ ※ ※

印数:1-15000 册

定价:126.00 元

号 202 宅登蔬(京)

## 《水浒一百零八将故事》编委会

主 编：张金方

副主编：张根芳 宋 全

编 委：张金方 张根芳 宋 全

欧阳青 李 英 倪公强

高宏凡 张哲生 陈少发

张笑君 安全贵 李永年

刘俊龙 韩国纲 张 宁

印 1-12000册

元 0.120-0.150

## 目 录

- 一、圣手书生 萧让  
    玉臂匠 金大坚 ..... (1)
- 二、通臂猿 侯健 ..... (21)
- 三、神算子 蒋敬 ..... (34)
- 四、玉幡竿 孟康  
    铁面孔目 裴宣 ..... (49)
- 五、轰天雷 凌振 ..... (65)
- 六、神医 安道全 ..... (79)
- 七、紫髯伯 皇甫端 ..... (92)

圣手书生 萧让

玉臂匠 金大坚

萧让，原为济州城秀士，因精熟书法，被人称为“圣手书生”。晁盖等人为救宋江施计请萧让上山摹仿蔡太师手迹，事后归入梁山，专事梁山泊弄文舞墨等文字事务。

金大坚，济州城雕刻名匠，有“玉臂匠”之称，赴梁山聚义背景与萧让相同，入梁山泊后负责兵符印信的雕刻事宜。

话说及时雨宋江因浔阳楼吟写反诗，被蔡九知府押在牢里。戴宗见宋江被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漓，又没办法救他逃脱，只是在心里暗自着急。

一日，蔡九知府与通判商议事务。蔡九知府道：“若非通判高明远见，下官险些被他瞒过了。”

通判黄文炳道：“此事不宜拖延，最好尽快修书一封，连夜差人送到京师，报知尊府恩相，请恩相发落。若要活的，便派一辆囚车解押上京；若不要活的，怕途中被劫，就在此处斩首示众！”

蔡九知府道：“通判所言极是。下官正要差人送札过去，即刻修书一封，言明此事。力荐通判之功，让家父面奏天子，也好使你得以提拔，早享荣华富贵。”

黄文炳拜谢道：“小生愿终身依托门下，以报知遇保荐之恩。”次日，蔡九知府打点了金银宝物，贴了封条，将戴宗唤到后堂，吩咐道：“我这些礼物，一封家书，要送到东京太师府上去，庆贺我父亲六月十五生辰。如今日期将近，只有你能完成此事。”蔡九知府望着戴宗，又道：“望你不辞辛苦，连夜赶路，讨了回书便转来，我自有重赏。”最后，蔡九知府又道：“我已算过你的神行日期，在此专候回音，切不可耽误了事情。”

戴宗听了，不敢不依，只得领了家书，辞别知府。戴宗这一东京之行，却引出了圣手书生萧让以及玉臂匠金大坚。

戴宗领命之后，来到囚牢里对宋江道：“哥哥请尽管放心，知府差我上京师去，十天半月即可回来。我在太师府里使些钱物，以便解救哥哥。这些时日，我会吩咐李逵过来，兄长放心再忍几日。”

宋江道：“一切拜托贤弟了。”

戴宗叫过李逵，当面吩咐道：“你哥哥因题了反诗关在这里吃官司坐牢，不知结果如何。我今日受命前往东京一趟，哥哥的一日三餐，你不得相忘。”

李逵应道：“吟了反诗，有什么关系！那些真正谋反的，倒一个个都做了大官。你放心去东京好了，牢里谁敢亏待他？好不要说，若是不好，俺的大斧头可不是吃素的，一斧一个砍他娘的。”戴宗怕李逵误事，嘱咐道：“兄弟千万小心，不要贪酒，误了哥哥的饮食！若是叫哥哥饿着，可不饶你！”

李逵道：“哥哥你放心去吧！如果你怕我误事，兄弟从今日起便戒了酒，等你回来再开戒。”

戴宗听了，大喜道：“兄弟若真的从此戒酒，那是再好不

过了。”于是，别了李逵，戴宗取路上东京。

戴宗乃神行太保，他回到原处，换了腿绊护膝，八搭麻鞋，穿上杏云衫，整理搭膊。腰上插了宣牌，换上巾帻，藏好书信、盘缠，出城而去。出得城来，他从身边取出四个甲马，腿上各绑两个，口中念念有词，两脚如飞，顷刻间过了一镇又一镇。

当日将晚，戴宗投入客店安歇。过了一夜，次日又行，如此约行了二三日。

此时正是六月初旬天气，空气闷热。戴宗浑身汗水湿透，但却不敢稍有懈怠。正饥渴间，望见前面树林旁边一座依山傍水的酒店，戴宗心喜，便入得店去。

店里干干净净摆了20多副椅子，尽是红漆桌凳。戴宗拣了个临窗的位子坐下。只见酒保走过来问道：“客官，打几角酒？要什么肉食下酒，或猪、羊、牛肉？”

戴宗道：“酒不要多少，只是饭能吃饱便行。”

酒保道：“我这里既卖饭，也有馒头、粉汤。”

戴宗笑道：“我从来不吃腥荤，有什么素汤下饭？”

酒保道：“来点麻辣豆腐如何？”

戴宗点头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”酒保应了一声，不多时，炒一碗豆腐，摆两碟菜蔬，连筛了三大碗酒。

戴宗此时已是又饥又渴，一上来便把豆腐和酒都吃了。戴宗用手抹了抹嘴，正要讨茶喝时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头晕眼花。心中大吃一惊，暗叫一声“不好！”刚欲强自支撑着起来，却一跤跌在了桌子边。

酒保见戴宗倒地，叫了声道：“倒了。”又见店里走出一个人来。只见这人臂圆腿长腰细，待客一团和气。此乃梁山



英雄，名唤旱地忽律朱贵。

朱贵从里面出来，说道：“先搜搜他的身上，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”

酒保便去倒地的戴宗身上搜查，搜出一个纸包，包着封书信。酒保取书信出来，交给朱贵头领。

朱贵扯开信封，见是一封家书，封皮上面写着：“平安家信，百拜奉上父亲大人膝下，男蔡德章谨封。”朱贵从头看去，见信上写道：“现在拿得应谣言题反诗之贼山东宋江监收在牢，听候处理。”朱贵看罢，惊得呆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伙计正要把戴宗扛起来，背入杀人作坊里去开剥，只见椅边露出搭膊，上面挂着一块朱红绿漆宣牌。

朱贵忙拿起来看，上面雕着：江州两院押牢节级戴宗。朱贵看罢，忽然叫道：“且不要动手，我常听军师吴用说这江州有个神行太保戴宗是军师至爱之交，莫非就是此人？”想了想，又喃喃道：“戴宗既是吴用军师的至交，却如何又送书去害宋江？”想罢，对伙计道：“且拿解药将他救醒，待我问个究竟。”

伙计便拿了解药，扶起戴宗，将药和着水灌下去，片刻之后，只见戴宗慢悠悠转醒并坐了起来。

戴宗见朱贵拆开蔡九知府的家书在看，便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好大的胆子，敢用蒙汗药麻翻我！如今又把太师府家书拆开来看，毁了封皮，该当何罪？”

朱贵笑道：“这封鸟书打什么要紧！不要说拆了太师书信，我们还敢与大宋皇帝作对头哩！”

戴宗大惊，便问道：“好汉是谁，愿求高姓大名？”

朱贵答道：“俺这里行不更名，坐不更姓，梁山泊好汉旱地忽律朱贵便是！”

戴宗道：“好汉既是梁山泊头领，想必认识吴学究先生？”

朱贵道：“吴学究乃是大寨军师，执掌兵权，足下如何认得？”

戴宗道：“学究与小可乃是至爱之交。”

朱贵道：“兄长莫非是军师经常提起的江州神行太保戴院长么？”

戴宗道：“小可正是。”朱贵又问道：“前番宋公明宋江断配江州，住过山寨，吴军师曾寄书与足下，如今足下为何要害宋三郎性命？”

戴宗叫道：“宋公明与我也是至交，他因为吟了反诗，被投入大牢，我也救他不得，如今我正要到京师寻门路救他，如何反说我陷害宋三郎？”

朱贵道：“你不信。请看蔡九知府的信便会知道。”

戴宗忙从朱贵手中抢过书信。看后呆立在当地，说不出话来。

朱贵冷笑道：“我不曾骗你吧。”

戴宗定了定神，将宋江到江州后的来龙去脉详细地诉说了一遍。

朱贵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请戴院长亲自到山寨一趟，与众头领商议良策，设计解救宋公明性命。”

戴宗道：“此事甚急，望头领速速计议。”

朱贵一边吩咐伙计拿酒饭招待戴宗，一边朝水亭中放了一支号箭。

响箭过处，早有小喽罗摇过船来。

戴宗吃饱后，与朱贵等人同上船。没多时，船到金少滩，上岸，又到得大寨。

寨中吴用，听说戴宗前来，忙下关迎接。见了面，吴用叙礼道：“一别这么久，今日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？请先到山寨闲坐，与众人相见。”

戴宗与众位头领见礼已毕，朱贵将宋公明在江州被押之事向众人说出。

晁盖听后大惊，便要点齐兵马，下山去攻打江州救宋江上山。

吴用谏道：“兄长不可轻动。江州离此地甚远，大军前去，恐怕声势太大，打草惊蛇，反倒送了宋公明性命。”

顿了顿，吴用接着道：“这件事，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敌。吴用不才，略施小计，定要救得宋三郎性命。”

晁盖道：“愿闻军师妙计！”吴用道：“如今蔡九知府差戴院长送书上东京，讨太师回信。我们只要在这封信上将计就计，写一封假回书交戴院长带回去，书上只说，‘教把犯人宋江切不可施刑，须差人解赴东京，问明详细，再行处决示众，以断谣言’。等他们解送宋三郎路经这里时，我们便下山将宋公明劫上山来。此计如何？”

晁盖道：“倘若官差不从这里经过，岂不误了大事！”

一旁的公孙胜道：“这个有何困难。我们可以派人下山去远近探听。他们从哪里过，我们便到哪里去夺便是！”

晁盖道：“此计好是好，只是没有人会写蔡京的笔迹。”

吴用道：“我已想了许久，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体——苏、黄、米、蔡号称宋朝‘四绝’。小生曾和济州城里一个秀才相识。那人姓箫，名让。因他会写诸家字体，因此人称圣手书生，更兼他会使枪弄棒，舞剑抡刀。”

见众人都在听，吴用接着道：“小生知道他会写蔡京笔迹，

不如央求戴院长到萧让家中对他道：‘泰安州岳庙里要写道碑文，先送 50 两银子在此，作安家之用。’萧让乃忠义之人，他必定会来，随后再使人请他家老小上山，再叫他本人入伙，如何？”

晁盖道：“书有萧让会写，但还得有人做个图记才行。”

吴用道：“小生还有个相识，也在这里想好了，这人也是中原一绝，现在在济州城里居住。他姓金，双名大坚，刻得一手好石碑文，剔得一手好图书、玉石、印记，平日也喜欢舞枪弄棒”。吴用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因他雕得一手好玉石，人人都称他玉臂匠。这也得烦戴宗院长走一趟，带 50 两银子去他家，叫他来镌刻碑文。到半路上，也如此这般行事。这两个人，各有绝活，他们在山寨里也有用处。”

晁盖道：“妙哉！”

于是，当日安排筵席，招待戴宗，当晚歇息。

次日，吃罢早饭，吴用将戴院长打扮成太保的模样，将一二百两银子带上，又拴上甲马，与晁盖、吴用辞别下山。没几个时辰，戴宗已走到济州城。七转八转，戴宗于一矮屋前拽住一老者，问道：“请问老伯，圣手书生萧让家住何处？”

老人盯着戴宗看了几眼，手指前方道：“萧让于州衙东首文庙前居住。”

戴宗谢过老人，顺着大路来到文庙前屋门口，咳嗽了一声，问道：“请问萧先生在么？”

话音落后，沉寂了一阵，不见动静。戴宗又咳嗽了一声，再问一声，才见一个秀才模样的人从里面出来。

那人抬眼，见戴宗并非相熟者，便问：“太保有何见教？”

戴宗施礼道：“小可是泰安州岳庙里打供太保。今为本庙

重修五岳楼，本州上户要刻道碑文，特地教小可带白银 50 两，作安家之用，烦请秀才挪移尊步，到庙里作道碑文。”

见萧让有些迟疑。戴宗道：“只是日期已经选定，不可推迟。”

萧让道：“小生只会作文及书册，别无他用，如要立碑，还得请个刻字雕匠才行。”

戴宗道：“我还带了白银，一起去请玉臂匠金大坚。”

萧让得了 50 两银子，便和戴宗一同来寻请金大坚。

二人走过文庙，又过了一口小池塘，萧让用手指道：“太保请看，前面那个来者，就是玉臂匠。”戴宗便请萧让唤住金大坚。戴宗向前，将刚才与萧让说过的话细说一遍，最后道：“小庙已选好了日期，万望玉臂匠不要推辞，与圣手书生一同前往。”

说着，戴宗从怀中掏出另 50 两银子，交与金大坚，道了声“万望笑纳”。

金大坚见了银子，心中也是有些欢喜，于是，戴宗便请二人到不远处的一家酒肆里坐定，叫了一些酒饮菜肴，三人边饮边聊，感觉甚是投机。

戴宗向两位各敬了三杯之后，道：“既然日期已经选定，请二位今日便动身，如何？”

萧让道：“如今是六月天气，闷热异常，况且今日天晚，也走不了多少路，前面又说不定赶不上客店投宿，不如明日起个早。”

金大坚也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戴宗原以为请他们二人，必定颇费周折，想不到如此顺利，见他们已答应次日五更动身，心中已是十分高兴，但脸上还是装出十分平静的样子，道：

“既然二位怕路上辛苦，明日再行也无妨。”

次日五更，金大坚果然准时而来，和萧让、戴宗三人同行。

三人离济州约行了十多里路，戴宗对萧让、金大坚道：“二位先生顺大路慢慢前行，我先去报知众人来接二位。”说着拽开大步，往前先走了。

萧让与金大坚在后面背着必备之物，慢慢行走。到得未牌时分，约莫走了七八十里路，有一片树林。萧让对金大坚道：“大热天，咱们先歇歇脚吧。”

金大坚也走得有些累了，听萧让一说，附和道：“如此也好。”

二人刚走到树下，盘膝坐于地上，一把汗还未抹掉，只听前面林中一声哨响，山坡下跳出一伙好汉，约有四五十人，当头一个，正是山寨头领王矮虎。

只听王矮虎大喝一声道：“你两个是什么人？哪里去？孩儿们拿住这厮，掏出心肝来下酒吃！”

萧让、金大坚大吃一惊，差点惊昏过去。萧让告道：“小人两个是到泰安州刻石镌文的秀才，身上没一分钱财，只有几件衣服。”

王矮虎喝道：“俺不要你们的财钱、衣物，只要你们的心肝下酒！”

萧让、金大坚虽是擅长丹书雕玉，却也懂得一些武艺，自恃有几分功夫，再加上心情焦躁，便提了杆棒，来斗王矮虎。

王矮虎一摆手中朴刀，与二人混战起来。三人约战了五七回合，王矮虎觑个空，回转身便走。

金大坚、萧让没来由被这伙强人一阵吓唬，见王矮虎要

走，哪里肯舍，紧紧追着。追不多久，又听见山后一阵锣响，山左边奔出一伙人，金大坚、萧让当然不知道，这人乃是云里金刚宋万，右边奔出来的是摸着天杜迁，背后奔出的是白面郎君郑天寿。

这三个人各带 30 余人，将萧让、金大坚团团围住。前面正逃的王矮虎也转身回迎。

萧让、金大坚惊得呆住，面面相视。

金大坚一挺枪，径直奔云里金刚宋万而来，二人在林中空地上厮杀起来。二人来回杀了数合，不分胜负。奇怪的是，宋万手下的人马并不一拥而上。看二人战不出胜负，摸着天杜迁从右路前来夹攻。金大坚力战二人，顿时手忙脚乱起来，渐渐有些不支。

那边萧让和王矮虎战在一处，郑天寿也向前助战，萧让哪是二人对手。

没多久，萧让、金大坚都被他们这伙人横拖倒拽，捉到林子深处。

王矮虎等对金大坚道：“你二人放心，我们是奉晁天王之令，特来请二位上山的，别无他意。”

萧让叫道：“我二人乃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除了吃饭，山寨拿我们何用，央求众好汉放我们回家。”

杜迁道：“两位别慌，我说出一人，看你们认不认识。”

金大坚道：“难道山寨里也有我们认得的好汉？”

杜迁道：“吴学究吴用，二位可记得此人否？”

萧让、金大坚听得“吴用”二字，沉思了片刻，遂点头默认。

宋万道：“吴用先生乃山寨军师，执掌用兵大权。”

金大坚道：“我们虽与吴学究相识，但却与此事有何关联？”

郑天寿道：“吴军师一来与你们相识，二来也知道你们二人皆有绝活，特差戴宗到宅上相请。”

萧让道：“谁是戴宗？”

金大坚道：“是不是江州神行太保戴宗戴院长？”

王矮虎笑道：“请你们到岳庙雕印书文的太保便是戴宗院长，人唤神行太保。”

萧让、金大坚听了，沉默着，相互觑着，再也说不出话来。

山寨四位头领道：“烦请二位到山上相聚，吴军师恐怕已等了好久了。”二人没法，只得随众人而行。行了不久，只前面依山傍水有一座小店，斜插一面小旗，上面一个草书“酒”字。

众人奔进店里，那些手下的小喽罗忽地一下都不见了，只剩下杜迁、宋万、王矮虎，郑天寿及玉臂匠金大坚和圣手书生萧让。

这时，从里面出来一人，笑咪咪的模样，金大坚和萧让当然不知道，此人是梁山泊头领朱贵。

朱贵直接来到萧让、金大坚面前，施礼道：“山寨主晁天王及军师早已吩咐在下，二位先生一到，即送到山寨相见。”萧让、金大坚见朱贵有礼，便还礼道：“有劳众位好汉了。”

朱贵道：“好汉不敢当，在下姓朱，名贵，人唤旱地忽律。”

金大坚、萧让又拱手相谢。

朱贵朝对面水深处放了一支响箭，对面马上摇过一只船来，将萧让、金大坚及众头领渡到对岸金沙滩，上得山寨，晁



盖、吴用早在等了。

吴用见了二位，笑道：“二位一路辛苦了。”

金大坚、萧让见山寨头领都是勇武之士，心下暗惧，虽然肚里有气，也只好自忍了，躬身道：“先生一向可好？”

吴用、晁盖将二人让进大厅，设宴招待他们。席间，吴用将宋江吟反诗被关押之事说了一遍。

萧让道：“是不是山东及时雨宋公明？”

吴用点头道：“正是。”

金大坚道：“山东及时雨宋公明，听说乃仗义疏财之人，平日极好交结好汉、义士，施恩极广，只是不曾会面，他若有难，自当尽力相救。”

萧让道：“我二人乃无权无势，无智无勇之士，宋公明纵然有难，也是无法帮忙。”

吴用道：“二位所言差矣，要救宋三郎性命，非借二人之力不可。”

金大坚、萧让听罢又是一怔，正惊疑间，吴用将蔡九知府差戴宗到东京送书一事和盘说出，最后道：“在下想来想去，因此请二位上山入伙，共聚大义。”

萧让、金大坚听说山寨要自己即刻入伙，都扯住吴用道：“我们在这里入伙无妨，只是让官府知道了，家中老小定被连累，心中如何忍得！”

吴用笑着道：“二位贤弟不必忧心，明日清早便知分晓。”

二人如何能放得下心，都要吴用给一个明白的说法。

吴用只是笑，而不说。二人也是无奈，在晁盖等头领劝解下，饮酒至深夜方才去歇息。

当夜无话。